

中国留学生之父

容闳

容闳，字达萌，号纯甫，1828年11月17日出生在广东香山一个穷人的家里。7岁时被父亲送到澳门的一所教会小学学习英文，后又在美国人塞缪尔·布朗办的马礼逊学堂读书。

1847年，容闳因家境困苦，为求生计，志愿随布朗夫妇去美国。两年后，他考入美国第一流的耶鲁大学。在校期间，容闳刻苦用功，读书常至半夜。为了筹措学费，他还不断地要找些活干，如帮助同学管理伙食、到图书馆帮忙等等。由于容闳勤奋好学，曾以中国人的身份两次获得英文论说的头奖。西方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，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，这使容闳大开眼界。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精神，更激发了他的思考和追求。随着学

识的增长，容闳日益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，忧国忧民之心与日俱增，决心“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。

1854年，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，成为取得美国大学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。美国方面不止一次地以优厚的待遇劝他留下来，但这些毫动摇不了容闳的爱国心，他立志要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。1855年，满怀报国之志的容闳回到祖国，可并未受到顽固保守的清政府的重视。他只好自己四处奔波寻找工作，曾在海关干过通事(翻译)、到经营丝茶的洋行当过书记，向太平军的洪仁玕提过7条建议、为清政府去美国采购过机器等等。归国以来的种种遭遇，使容闳陷于深深的沉思。他想到在同外商的交往中，由于我方缺乏专门人才而屡遭算计；许多应该由中国人掌握的职务，却多被外国人控制。最使人感到蒙耻的是，在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谈判时，中国的首席代表用的竟是美国人蒲安臣。想到这些，容闳不禁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愤慨，也为中国缺乏新式的教育而感到不安。这时，他又想到了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就曾有过的计划，就是每年送一批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，日久天长，即可培养一批思想开明、学识高深的通晓西学的人才，这样或许可以使中国强盛起来。当然，容闳的这种想法未能抓住治国的根本，但出于满腔的

爱国热忱，他还是为实现这一计划倾注了全力。

1872年，清政府批准了容闳的计划，决定每年向美国派30名12—14岁的男童，连派4年，学期15年，主要学习科学技术。在美国设立留学生事务所，设正副监督官。容闳作为留学生副监督，与中国首批留学生来到美国。他对这些留学生寄予厚望，愿他们学有所成，报效祖国，振兴中华。但是，封建顽固势力对此大加挞伐。第三任监督吴子登，对学生们不向他行跪拜礼、不屑听他的训言十分恼怒，密告容闳“纵容学生，任其放荡淫佚，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”，致使容闳被从留学生事务所中排挤出去。1881年，赴美留学生被迫中断学习，全部返回中国。容闳精心设计的教育救国的计划付诸东流。但是，在这批中途归国的学生中，仍有许多后来成为杰出的人才，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即为其中之一。

容闳因赞助戊戌变法的维新活动，遭清政府的通缉，他于1902年再度去美国，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，尽其力多方支援革命运动。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，特向“建伟大事业，以还吾人自由平等幸福”的容闳发出函件，邀他回国共图大业。遗憾的是，容闳接到来函时，正因中风而卧床不起，只能委请别人转达他的感激与祝贺。就在这年的4月21日，容闳在美国病逝，终年84岁。

容闳在其曲折的一生中，为发展祖国的教育和实业，为促进祖国的进步和振兴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，尤以首选颖秀少年赴美留学堪称创举，正因此，他被誉为“中国留学生之父”。